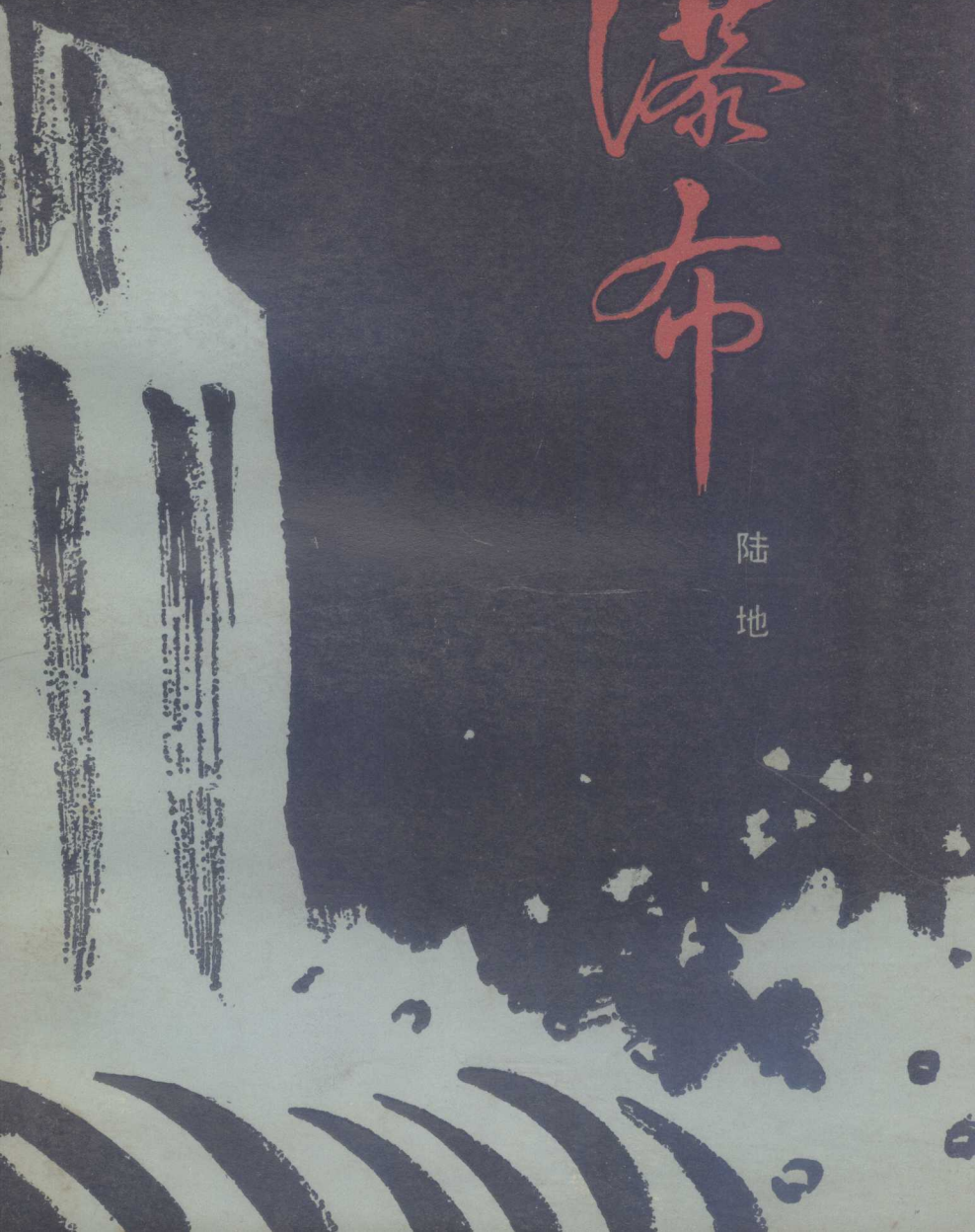


瀑布

陆地



瀑布

第一部·长夜·上

陆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题字：朱 丹

封面设计：古 元

插 图：雷德祖

瀑 布

第一部·长夜

陆 地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23.75 印张 4 插页 520 千字

198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35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09,001—167,000 册 定价 2.65 元 (共二册)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集陆续出版发行。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把话说在前头

这本书所要讲的故事，历史背景是从1915年春末夏初开始，以北京学校师生首先发难，继而席卷全国的反对袁世凯政府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风潮为序曲；结束于1931年冬季，以工农民主中央政权诞生的烽火年代作为尾声。

这一历史时代的风云人物，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在这儿，就是着重塑造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以他的生涯作主线，贯穿着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级代表人物相互之间的联合和斗争。通过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编织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的故事。从他们留下的脚印，辨认当代人的道德面貌，体现那一特定时代的思潮，以示革命进军的道路。

这当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选自祖国西南某些省区人文地理的某个角落的场景。其中，有现代繁华的都市，也有古老而僻静的小城，有正待开发的富饶美丽的森林和田野，也有冷落而萧疏的村庄和农户，有色彩斑斓的集市，也有少数民族特有的歌圩……这些，也许会引起读者的联想，从中窥见当年社会生活的侧面，懂得在那个历史时代，曾经有过那样的风习。

总之，意图是，一方面，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前辈，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道路上，在为消灭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而奋斗

的过程中，曾经跋涉过如此漫长而崎岖的长途；其经历，有过这样那样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借取先驱者的脚印立起路标，以奉献于后来人的面前，使其在革命的征途中或有赖以遵循前进的标志。另一面，则借此让读者同时看到：曾经是我们的祖辈所生长养息的生活摇篮，原来是如此广大而可爱的一片疆土，使得今天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年轻一代，在新的长征路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把我们锦绣河山装饰得更为壮丽，把社会主义大厦建筑得更加辉煌。

作者

1979年5月18日

第一部

长

夜

长夜难明赤县天

第 一 章

长夜终归消失，黎明将临大地。

宁静而秀丽的南国山城，一如摇篮里的婴儿，睡得那样香甜。大地一片，到处如此恬静。城郊河上，渔火熄灭了，纱帐似的轻雾，静静地覆盖着江岸的竹林和渔村。千姿万态的峰峦，隐隐约约浮露在云海般的薄雾怀抱之中。顷忽间，天空散布着灿烂彩霞，仿佛舞台上挂起五彩缤纷、金光绚丽的天幕：那腰间轻烟缭绕的立人峰，在晨曦的映照下，宛若穿戴着紫袍金带的巨人，顶天立地，岿然不动。城里平铺着一面平静如镜的柳湖，水面染映着峰峦秀丽的倒影，湖光山色，相映如画，“江山如此多娇”。这旖旎的南国风光，河山锦绣，可是一幅巧夺天工，令人玩味的画卷。

古来游客贬官，吟咏和描绘这片天然山水的诗文和画卷是不少了，可惜，叙述这地面上人们生活的面貌，似乎还未引人注意。

人说，“历史是要在晚上写的”，但是，下面这段故事，却从黎明谈起——

这是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正当换季的日子。这天，城里的景况一如既往，大清早，人们又都按老步调，不急不忙地开始一

天的奔波。只有一所法政专门学堂有点儿异常：难道时间表变动了吗，起床钟声怎么提前响了？师生们的美梦被惊醒，宿舍里立刻变成一锅滚开水，嘈杂的声音，显得急促而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人们在煤油灯下纷纷起床、穿衣、漱盥……五更天的寂静，被脚步声、器具撞击声搅乱了，惊疑而低声询问的喧哗，盖过了黎明前的鸡啼和鸟叫。

一会儿，教务课办公室挤满了人。在发黄的灯光下，粉白的墙上摇晃着浮动的人影。教员们个个诚惶诚恐，面面相觑，好象彼此头一遭相见。原来是各人把节日服装都穿上了，衣冠楚楚，好象是有意安排的服装大杂烩。各人穿戴的，有新款，有旧式，形形色色，参差不一，真是俗话说的：二、八月乱穿衣。这位老夫子脑瓜戴的是青缎红顶瓜皮帽，身上穿的是织锦马褂套着酱紫色丝绸夹袍；那个三十来岁的年轻教员，穿一身银灰呢料春袍，小分头梳得十分油亮，显示飘飘然的神气；一个学洋鬼子的派头，留着两撇仁丹胡须，戴起一顶海青色呢的博士高帽，脖子上打着黑色蝴蝶领结，上身披了一件烟色条花呢西服，裤子是法兰绒猎装，皮靴擦得晶亮；又一位四十来岁的壮汉，穿件直领藏青哔叽西装，戴一副金丝眼镜；同这位壮汉坐在一边的是教国际法的中年人，穿的是一套时兴墨绿色毛料的中山装，胸前纽扣上还挂着一条闪闪发亮的表链。……人们陆陆续续到来，教务课主任张罗别的事去了，房里没主人。各人进来自己找位子就坐，相互默然无声。在靠窗的一张桌上，一位办文书的先生独自弯腰弓背，挥手书写对联或条幅。

一个六十上下的老夫子，摆着莫测高深的架势，慢条斯理地捋着落在胸前的长须，好象向人显示自己的清高；那位留着仁丹胡须的假洋鬼子，默默地走到屋角的立人镜前，顾影自怜地端详着脖子上打的黑色蝴蝶领结；穿银灰色袍子的那位，不动声色地

捧着白铜水烟袋，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穿直领西装的壮汉，目空一切，独自抚摸他那根镶着银把的文明棍……人人装腔作势，似乎都那样超脱，与世无争。唯独那位穿马褂的老夫子在发窘，坐立不安，老在摸着后脑勺，生怕掖在瓜皮帽下的猪尾巴（辫子）露馅；这才叫坐在他身边吸水烟的先生找到了话题。这先生不动声色地把水烟袋的烟灰咕突一声吹落在地，同时灭了引火的纸媒，一手握着水烟袋搁在膝盖上，一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带着嘲弄的口吻说：“庆公，别担惊受怕嘛，就是亮了底也没大不了的事。一夜寒霜，任它刮得再猛也不能把一树黄叶全都吹落了不是？个人头上几根长发又不碍他人走路！‘吹绿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何况张大人自家也都是过来人嘛，彼此彼此，不至于因一条辫子而加人以二臣之罪吧？”

“你说什么，二臣？”穿直领西装的人插话，“张大人他昨天还是清朝巡抚呢，今天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巡阅使。要说二臣，首先是他自己。”

“官衔可变，心肠未必迥然。人不云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至理名言，古今不易。”说话的人，摇头摆脑，自鸣得意。

站在镜前顾影自怜的假洋鬼子，正要插嘴搭腔，话未出口，却被东边窗下那个鞠背弓腰挥笔书写的人一句什么话打住了，立即转身过去，跟着，大伙凑上前去，瞅着桌面那墨迹犹湿的一幅横额。写字人把笔搁下，吃力地直起腰来，透了口气，望着大家笑道：“献丑了。请诸位书法家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接着，桌面上这半张四红纸头，由两位热心人，一人捧一头，小心翼翼地轻轻把它移放到地板上来。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同苍蝇发现臭咸鱼似的，一下子都围拢上来，边看边发议论：

“继公的魏碑功底深厚：书写得飘逸跌宕，外柔内刚，高手，高手！”

“妙，妙！依小弟之见，继公手笔，在当代书法家之林，不仅行书堪称独步，就是这一手隶体，我看也无人比肩。”

“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

“字怕吊，人怕笑。还是挂起来才看得出功力哪。”

正当先生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纭的时刻，一位戴着深度眼镜，身穿一件鼠灰布料罩袍、年将“耳顺”的长者来到现场，从围观者肩上的空隙处注目于平铺在地板上的横额，稍停片刻，说道：

“诸位先不忙品评书法吧，请先生们斟酌斟酌看，学堂大门挂出这样横额，合不合体统？”

这时，大伙才回过头来，瞧见立在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位长者——教务课主任。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欢—迎—张—巡—阅—使—光—临—视—察—”

不知谁打破了沉默，对着横额一字一字地念出声来。

“这个……事关重大，必须请示朱堂长定夺。”戴瓜皮帽的那位教《六法全书》的老先生开了腔，接着，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问题，“不知张大人今天来我学堂，是以巡阅使身分来视察呢，还是拿名誉堂长的名义来作指导呢？”

“阳老所虑极当。”穿猎装裤的那位教“国际法”的中年人接过话头附和着说道，“若对全省而言，张大人理应为巡阅使，若在我‘法专’学堂呢，那是名誉堂长。两种身分，两种礼仪，接待的规格可是要讲究的。”

穿直领西装的年轻教习伸出食指，推一推金丝眼镜，傲慢地冷言冷语：“看你们把话说到哪儿去了。这么个大角色，一省的舞台眼看还盛不住了，区区一顶堂长的乌纱帽，怎好扣得住那个大脑袋？”

“汤兄你说什么？一省盛不住？那么……你这弦外之音是

不是说，张大人又要‘呵叱’——高升了？……”

“我的仁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英雄造时势嘛。张本来就是北洋一派的故旧袍泽嘛，只因辛亥革命来了才改辕易辙，变换旗号，咸与革命。这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特别能顺风张帆，随机应变。”

“这也难怪，昆虫还有适应季节而变化其保护色的本领，何况人为万物之灵哉！”

“如今，”被打断话头的人，又接着申述他的见解，“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既然到了西风落叶下长安的落潮季节，而北洋政府的袁大总统眼前正当风云际会，不可一世。难道不四出网罗边官、起用旧臣以维持其统治吗？南张北袁本是旧交，南北携手自不待言。树高藤攀，草木荣枯如是，世上人事浮沉，何其不然哉！”

“阁下别转文了，你直说张大人到底升迁何职吧。”

“这还不明摆着的吗？张大人治理南方多年，老马识途，湖广一带风土人情，堪称驾轻就熟。而袁公素称玩弄权术老手，当知能稳定东南半壁者，舍张而谁与？据说，新衔头是湖广总督，囊括两湖，襟带两广。”

“那，今天莅临我校，想必是临去秋波，给人留下‘去思’之念乎？”

“哦，哦！如此看来，南北对峙之局可望归于一统了？”有几个声音在惊讶。

穿中山装的人说：“从面上的局势看，北方袁氏拥兵自重，国会已成傀儡。南北较量，北边显然握了胜券。南边革命，只因孙逸仙下错了一着棋，授柄于人，暂时是落潮了。不过，革命如果是千百万人意志的归宿，那，地下的火山，迟早还会爆发的。”说话的人那么冷静，表示很有信心。

讲授“民法”课的老师却不胜感慨：“天下滔滔，谁清谁浊？”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哎，哎！”

教务课的门嘎然裂开了缝，一位穿茶色夹袍的高个子跨进了门槛。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注视这位道貌岸然的闯入者，一时鸦雀无声。

沉默片刻，一位肥头大耳的学监麦惠农和一位清瘦如竹竿的教务课汤主任，毕恭毕敬地迎上前去招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朱堂长……”

堂长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然后望着汤、麦两位问：“横额写妥了没有？赶紧挂出去！学员宿舍那边乱嘈嘈的，会不会又是官班姓韦那个捣蛋鬼在兴风作浪？你两位和班主任去关照关照！须知，今日接驾，非同小可，万一出了什么纰漏我们可不好交待呀！”

“对，对，这就去。姓韦和姓凌几个野仔可不好套哩！”肥头大耳的麦学监连连点头，转身要走。

“慢。”堂长把麦学监和汤教务叫到一旁，“来，我们商量一下。”

三人交头接耳，低声说话。只听汤教务最后点头答应：“好，好！懂得了，先稳住。”

麦学监和汤教务招呼在场的官班和绅班的两位主任往宿舍方向去了。

教务课办公室里的教习们，暂时无话可说，各就各位又坐了下来。有人在桌面上搓着纸媒，点火抽水烟袋，有人端起茶壶斟茶，有人捻着胡须想心事……

曙光悄悄染上窗帘，屋里逐渐明亮。听差轻轻进来吹熄了灯火，一位管庶务的先生叫他找个帮手，把横额拿到大门口去张挂：

“当心把它挂好，别把字贴倒了。”

听差应声，小心谨慎地把半张写了字的四红纸头捧着走。

“堂长做事也太谨慎了。”梳小分头的人说话，打破片刻的沉默气氛，“封建朝官上殿，也无须这么早嘛。如今已经民国世界，何苦如此诚惶诚恐！”

“阁下有所不知，”仁丹胡须说，“这回张公驾临，与我‘法专’声誉关系甚大。据兄弟耳闻，上峰有意要在今年应届毕业班选拔若干高材生，保送留学东洋。朱堂长之所以如此卖力张罗，无非为‘法专’争几个名额，他日桃李满天下，做堂长的岂不与有荣然？”

这时，那位老揣摸后脑勺的庆公，对仁丹胡须的翻了白眼，使劲地突一声，吹吐出烟灰，烟灰跳出，落在地板上，顷刻间余烬一闪就灭。

“小小一个东瀛三岛，”庆公旁若无人地说道，“比起我堂堂神州华胄，不过芝麻之于西瓜，怎能相提并论？试问，为何委弃我五千年文化于不顾，而企求于夷狄之邦之妖风？须知，革命党徒，不少留学东洋，效法明治维新，拾人牙慧，学得半点皮毛，回到本土，兴风作浪，奢言革命。试问，扰攘经年，于国何用？于民何益？所痛心者，清室既误国于前，民国又何能救民于后？”

“庆公此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未免失之偏颇。”仁丹胡子象只好斗的小公鸡，挺起脖子，准备一场舌战的架势。

这位担心辫子露馅的遗老并不示弱，颀颀地以不屑的口气，给对方回敬：

“能知其一已经不坏了，就怕是半吊子。”

“不，”穿中山装的那位，压不住激动情绪，声音有点发颤，“半吊子并不怕。人自知不足而求补救，还不失为朽木可雕也。为了革命而向先进者看齐，吸取民主思想，学会科学技术，总比慈禧老太婆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背着时代开倒车的强！”

穿直领西服的也来了劲头，接着说道：“可不是怎的。反正呀，剪短发，梳分头，即算是学的洋人款式，也比拖一条猪尾巴方便；妇女们走起路来，天足总比缠脚的轻快！”

“哼。”留小辫子的遗老从鼻孔哼了一声，气鼓鼓地离座走开了。

屋里又趋于沉寂，壁上挂钟“的答的答”地独自移动它的脚步。

这时刻，学监麦惠农领着班主任和几位教习在学生宿舍逐个房间检查。

现在，学生宿舍里里外外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有的忙着洒水，有的忙着扫地，有的忙着抹窗、搬凳，有的忙着叠被褥、挂蚊帐……

忙着的人一见学监、主任和教习来了，莫不放下活路，个个站立让道，招呼“早安”，毕恭毕敬地脱帽弯腰，作九十度鞠躬。

这大同斋住的是绅班学员。他们都是从现职官吏选派来进修的，年岁参差不齐，二十多三十到四十岁的不等，还有少数年过半百的；这些有的是有过功名的秀才，有的是当过土司、县令，有的是地方上的士绅，都是一些孔孟之徒。举止言谈，总离不开老谱；循规蹈矩，温良恭谦让，暮气浓重。这些人跟从中学堂考取来的“官班”学生那种年少气盛，生龙活虎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

这所学堂，原先是康有为一八九六年间开办的广仁书院旧址。如今学员宿舍门首挂的绿色粉字的竹雕扁额——“大同斋”、“礼义斋”的名称，还是当年康氏的品题和手笔。

学监麦惠农一行，检查完了大同斋的“绅班”宿舍，然后转到礼义斋的“官班”来了。照样是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的仔细查